

留欧外史

（第二辑上编）

黎锦晖 编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, Technical and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



民国首版文学经典

留欧外史 [第一辑 上编]

黎锦晖 编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留欧外史. 第 1 集. 上编 / 黎锦晖编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4.5

(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439-6172-2

I. ①留… II. ①黎… III. ①华人—留学生—史料—欧洲 IV. ①G649.5 ②D634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0360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 李 莺

封面设计: 周 婧

留欧外史 (第一集上编)

黎锦晖 编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6.75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172-2

定 价: 45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出版說明

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，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。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，社會制度的轉型，思想束縛的解放，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，迎來一個百家爭勝、異彩紛呈的局面，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、佳作迭現，且其視野之開闊、學識之淵博、影響之深遠，為前代所不及，亦為後人所難達。

有鑒于此，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，以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之名將其影印出版。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，合三十冊，分為“學術”和“文學”兩部分。其中，“民國首版學術經典”包括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舒新城編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、王孝通《中國商業史》、胡樸安《中國文字學史》、李長傳《中國殖民史》、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》、呂思勉《歷史研究法》與《中國文字變遷考》（合一冊）、胡適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與劉師培《論文雜記》（合一冊）、呂思勉《理學綱要》、呂思勉《白話本國史》、柳亞子等編《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》、顧頡剛編著《妙峰山》等。

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，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，如舒新城的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，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，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，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；如呂思勉的《白話本國史》，既是他的成名作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；或為總結先賢、啟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，如梁啟超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，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，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，並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，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，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，並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

入門必讀書；再如胡適的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，從古文的末路、古文學的新變、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、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，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，為文學變革鋪墊、利導。

“民國首版文學經典”則包括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集上編）》、朱湘《石門集》、邱東平《火災》、王實味《休息》與歐陽山等《給予者》（合一冊）、徐志摩《徐志摩選集》、邱東平《第七連》、蕭紅《生死場》、張資平《紅霧》、張資平《飛絮》、陳夢家編《新月詩選》、徐志摩《雲游》與《志摩的詩》（合一冊）、弘一大師紀念會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、葉靈鳳《紅的天使》、朱自清等《我們的六月》、《魯迅傑作選》、郁達夫《迷羊》、胡適《胡適留學日記》、葉靈鳳《未完的懺悔錄》等。

文學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之事，其影響既遠且廣。叢書中所收，不乏當時的“暢銷書”，如蕭紅的《生死場》，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；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《紅霧》、《飛絮》等，一版再版，暢銷多年；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，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，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，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，當時僅印發一千冊；如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輯上編）》，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，建國後一直沒有再版，已很難找到。

綜上，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內容包羅萬象，涵蓋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紀實文學、史學研究、理學、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，所選皆出自名家、大家之手，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，或為集大成之經典，或為震動當時、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，其中不乏流傳很少、極難覓尋的孤本，我們苦心孤詣，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，原版影印，精裝制作，以饗讀者。

編者

二零一四年二月



爛熳叢書

張競生主編

留歐外史

第一集上編

留德外史

上海美的書店印行

黎錦暉編

本品係由張荊生先生捐贈

書燭
之一叢

留歐外史

——留德外史——

第一本

黎錦暉編

卷頭語

在上海法租界的法國公園裏果然有不少的青年男女，只可惜我沒有功夫去細看他們。我沿着大路走到一個水池旁邊，猛聽得一個女人叫道：『黎先生！』我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老同學姓羅的太太。她讓我坐在她旁邊的一張櫟子¹上。我說：『羅太太，我們恐怕有六七年沒見而了。上月聽說羅先生回了國，我因為不知道你們住在甚麼地方，所以沒有來找你們。羅先生好嗎？』羅太太讓我說完之後，搖搖了頭，長嘆了一聲，說：『我的丈夫是去年十月間到芬蘭的。芬蘭那地方，氣候異常寒冷。他的身體本就不行，所以不到一星期就病得不能起床。幸虧遇見了幾個同鄉，把他送回莫斯科。他在莫斯科的病院裏住了差不多一個月久，勉強可以下床來走走。那時正有幾個學生回國，他便跟着他們一同到了上海。我從杭州趕來見着他的

時候，他正住在一個小小的醫院裏。我陪他在一塊差不多五個星期光景，他的病一天一天的沉重起來。他在歐美各國游歷了七年之久，已經該了不少的債，我在杭州當了幾年教員，積蓄也很有限。當時雖想換一個別的醫院，因為一時付不出院費來，只好暫時留在那裏。不料這天晚上，他的體溫忽然加高，舌頭也硬了，說不出話來。全院的醫生都到了，忙了半夜，到第二天一早才清醒過來。他張開眼睛，見我坐在床邊，嘆了口氣，向我說：「我已經不中用了。身後一無所有，累你一輩子，我死後也不安得很。聽說黎先生還在上海；你去找一找他，向他借點錢來，替我買棺材吧。我七年之中寫給你的幾十封信，想必還留着；你把他檢出來，交給黎先生，讓他編一部留歐外史；賣出錢來，就算還他的債吧。你此刻到棋盤街的一家四川客棧去問問，或者可以把他的住址打聽出來。」我那時看他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，又因他不住的催促，只得雇車到棋盤街找了一回；那裏有甚麼四川旅館！等我回到

醫院時，看院門的迎着我說道：「羅先生已在五分鐘前辭世了。」我那時又傷心又着急，只得去找一個多年不通音問的姑母，向她借了百多塊錢，才把我的丈夫草草的安葬了。我的姑母留我在她家裏住着，慢慢打聽你的住址。不料今天在這裏遇見了你，想是亡夫有靈，把你請到這裏來的。」她說到這裏，從手提包裹捻出一條手帕來，在眼睛上按了兩下。我當時只得瞎湊了幾句話，安慰她一番，並且在身邊掏出十幾張鈔票來交給她。一同起身，正要走出園來，我猛然想起了門邊站的那個巡捕，立刻轉過身來，向她道：「我們最好走側門出去！那邊站着一個人，我不願意見他。」她只好隨着我從側門走了出來；我又把我的住址告訴了她。讓她雇車走了之後，我才一步步的踱回家來。

三天之後，郵差送來一個包裹：我接着一看，原來是羅太太從杭州寄來的，裏邊盡是她丈夫寄給她的信，一共九十二封，有八封是從英國寄回；十四封是從俄國

寄回的；十九封是從德國寄回的；二十封是從法國寄回的；從其他歐洲各國寄回的，一共還有十五封；此外尚有十六封是從美國寄回的。我把這些信細細的看了一遍，才知道他是中國內一般青年正鬧着勤工儉學的時候到的法國，馬克低落的時候到的德國；後來又到了美國；在美國約有十五個月久仍舊回到了歐洲；在英國大罷工之前一個月到的倫敦；後來又從俄國到了芬蘭，以後就再沒有寫信了。我把這九十二封信整理了幾天，才編出一個統系來——打算從俄國說起，接着說波蘭德國荷蘭丹麥比利時法國瑞士意大利，再由英國說到美國。這些地方雖不見得處處有中國留學生的足跡，但是到那些地方去游歷和經商的同胞們，每每因為入國而不問俗，鬧出了許多笑話；用作閒談的資料，似未嘗不可。

這天晚上當我提筆來編寫第一部留俄外史的時候，適好一個着西服的朋友搖搖擺擺的走來看我。他把我已經寫好的幾頁草稿讀了一遍，說：『你寫的甚麼！現在

是甚麼時候，你曉得麼？」我說：『現在還不到十點鐘』。他聽了不住踢腳，說：『誰同你說幾點鐘！你這邊好有些話牽涉到政治問題，這是由你胡說亂道的嗎？』我想不錯，於是我把留俄外史一部暫且擱置不提。但是從波蘭說起又覺得材料太少；因此把預定的次序更變一下，先寫留德外史。留德外史中間的幾個出色人物，當然不能代表全體留德學生！我看那裏邊除開幾個在德國日久年深的老精怪以外，多半是些少爺公子，趁馬克低落的時候，借着留學爲名，到德國去頑耍一年半載的。到了後來改用金馬克的時候，德國的生活程度，幾乎比歐戰以前還要高一二倍；於是這些公子們一旦由洋人變成了洋告乏，不愜意得很，十有八九便不能不於此時離開了德國。所以這部留德外史上面的記載，只限於一個時期的故事，就是從民國十一年起到民國十四年止。並且所謂留德者，非僅指留德學生而言；一切旅德的華人，無論其護照上載着留學字樣也好，考察字樣也好，經商或游歷字樣也好，有

閱必錄。其中真姓正名當然不能不隱去。此書並不欲傳諸久遠，只求能喚醒國內一般青年，不要以爲某人到過歐美，或在外國住過幾年，便不管他有沒有跨進過外國立學校的大門，恭而且敬的把他看做神聖一樣。但那許多有真才實學的留學生，並不會因我此書一出，有損他們半點尊嚴！這是我可以大胆聲明的。

爛漫叢書之一

版權
所有

留歐外史

第一集定價甲六角

編者	黎錦暉
印刷者	美的書店
發行者	美的書店

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

留歐外史

一

我在巴黎啓程之先拍了一個電報給柏林的一個朋友，央他於某日某時到車站來接我。因為這是第一次到德國去；行李又帶得很多；並聽說德國幣價跌落之後，各國人士都貪着便宜，一羣羣的跑到德國去，大城市的旅館都住滿了。我恐怕到了柏林之時，找不着一個住宿的地方，所以不能不麻煩我這朋友一下。我在法國差不多三年之久，而且不常坐在家裏；此刻上火車的時候，不用說，送行的人一定很多：同學的；同鄉的；房東的全家，連他的親戚都到齊了；還有幾個因欲彼此解決性慾問題而結識的女友。火車正要開行的時候，送行的都和我握手，並說了些吉利的話。火車已離車站很遠，還看見月台上許多手帕揚來揚去。

我坐的是三等車。二等車裏還有兩個中國人，一男一女，表面上看來好像兩夫婦。交談之後，才曉得這女的是一個留德學生的太太，剛從上海來的，現在到柏林去找她的丈夫；這男和她在海船上認識的。因為同在一塊兒差不多五個星期之久，彼此間的感情不由得濃厚起來。他們兩人在巴黎停留了十多天，也一同出門游覽過兩三處名勝之地。我問他們到柏林時，有沒有人到車站來迎接他們。他們說：「車站上總不會沒有旅館裏接客入吧！」我看他好像都不願意與我多談，不免喪氣的走回三等車來靜坐了一夜。

第二天上午，火車到了柏林，停在動物園車站。我的那個朋友正站在月台上等候我。見面之後，還不曾彼此問好，我的朋友便把我拉下車來，並吩咐管車的把我隨身攜帶的行李都提到月台上放着。他說：「這火車並不停在此處。柏林的車站很多；東邊和西邊的車都要穿過柏林，每到一個火車站，停留二三分鐘之久；所以隨

便在那一個車站都可以下車或者上車。這樣呢，一來免得擁擠，二來免得乘客枉跑許多路。」我聽他如此說，不由得稱讚了德國人幾句。我記得昨夜在巴黎進車站的時候，正從外省到了兩班客車，男的女的，出出進進，擠得年輕姑娘們都狂叫起來。現在這裏，不獨不擁擠，而且一點嘈雜的聲音也沒有，這都是由於設備遇到的原故呵！

我的朋友接到我的電報之後，便替我在康德街租了一間房子，租金便宜得很，每月合中國錢二元五角上下。房子裏的陳設都能使我滿意。房東是一個老寡婦，沒有兒女，所以家裏清靜得很。那時房東看我還不能多說德國語，願意每天教我兩個鐘頭；我也很高興跟她學習。因為她是一個貴族婦人，曾受過高等教育，說出話來，文法上的錯誤一定不會有的。她的丈夫是一個高級軍官，歐戰時爲他祖國和皇帝，在東普魯士受了重傷，死在樹林裏面的一個帳棚底下。他生前雖然有點積蓄，但